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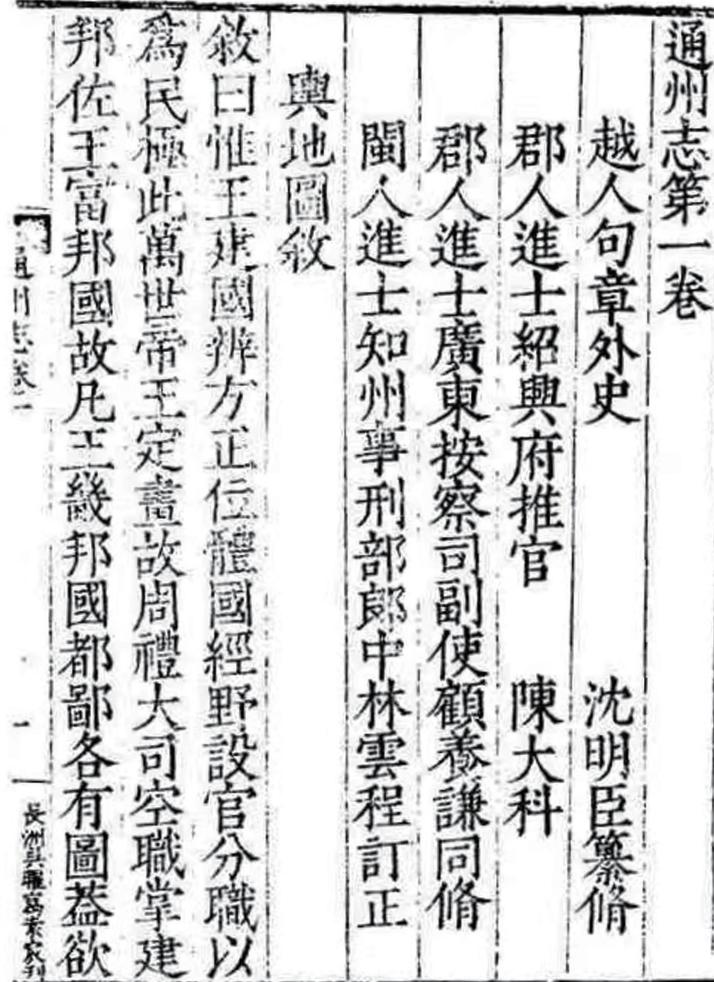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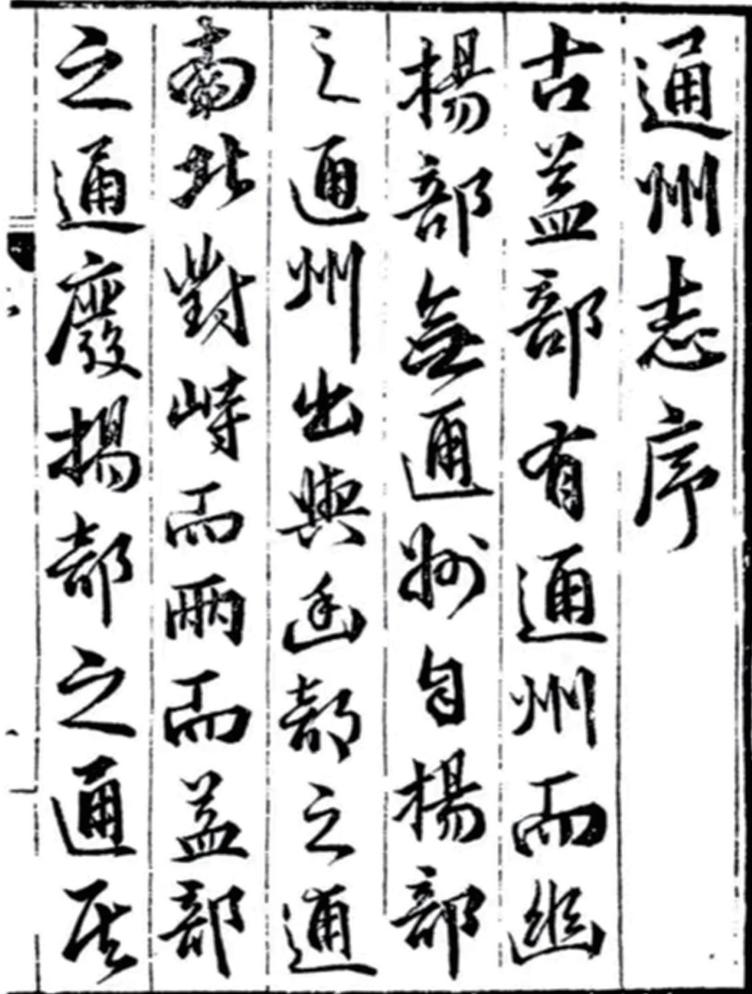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人物

沈明臣与南通州

□徐继康

沈明臣一生名士做派,不管出门还是会客,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红衣,人称“绯衣公”。想当年,这一抹红色在江海大地飘忽游走,低吟浅唱。他的到来,让通州多了一份江南的雅致,给将来打开了一扇朝南的窗,为泛灰的历史着上了一层绚丽的颜色。



《万历通州志》书影

万历三年(1575),福建人林云程由南京刑部郎中调任南通州知州,自到任以来,风调雨顺,政修人和,一切都顺顺当当。一次在翻看图书时,林知州突然感慨了一句“志其可以已也”。虽然离上一次修志还不到二十年,但盛世修志,功在千秋,恰好绍兴府推官陈大科、广东按察使副使顾养谦都休养在籍,他俩进士出身,正好襄助修志。但他们是州人,“得无有所避乎?”——为了避嫌,不可由他们领衔。那怎么办?就在此时,陈大科与顾养谦来找林知州:“志非沈嘉则不可!”

这位沈嘉则,可不是一般人,他大名沈明臣,浙江鄞县人,故号句章山人。虽然是个生人,但为人极聪慧,性好纵酒斗诗,语多慷慨。嘉靖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,掌书记职,为抗击倭寇出谋划策。胡宗宪对他很是赏识,尝刻其《铙歌》十章于烂柯山,并大赞“何物沈生,雄快乃尔”。后来胡宗宪被系狱死,幕客星散,唯独沈明臣走哭墓下。沈明臣与徐渭为至交好友,两人性情相投,诗文互赠,徐渭下狱后,也曾到狱中看望过他。其后沈山人流落江湖,交接四方名士,放浪诗酒,不仅成为四明的诗坛耆宿,还与王叔承、王稚登同被称为万历年间的“三布衣诗人”。

别看年近六十,这沈明臣果然了得,差不多一年时间,就把《通州志》修成了,而且修得极好,得到时人的高度认可,文坛盟主王世贞还为之写了序,认为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有《史记》风骨。乾隆时期的《四库全书》馆臣称许这部《通州志》充分利用了图表,“其秩官、科第诸门,皆括之以表,于例颇善”。就是几百年后的今人,一说起此部志书来,也是赞不绝口,认为是研究清代之前南通史最重要的资料。

虽然在通州的时间并不长,但沈明臣在这里交结了许多朋友,并与不少人保持了终身的友情。其中最要好的,当数与他一起修志的顾养谦与陈大科。

钱谦益曾言“万历中海内缙绅称倜傥雄俊者,以益卿为首”,他所说的益卿,就是嘉靖四十四年(1565)的进士顾养谦。他极为豪迈,虽小沈明臣十九

岁,但两人性格相近,所以一见倾心。沈明臣曾在顾养谦兄长顾晋卿席上听说了他南越大捷的故事后,兴奋地写下“谁道虎头非将种,请缨元只是书生”的诗句。在陈大震召集天宁寺的宴席上,他与顾养谦、陈大科痛饮至深夜,作歌“风流海内知今少,兄弟元龙及虎头”。顾养谦久客吴兴未返,又有新安之游,沈明臣听说后,喃喃自问“借问仙舟客,何时挂北帆”,煞是望眼欲穿。顾养谦自万历二年从岭南被暗算罢官归来后居于中,一直到万历六年七月才奉母亲单太淑人之命听调京师。北上之际,沈明臣作《赋得狼山绝顶大风雨歌送顾益卿按察北上》之长诗,等到顾养谦获得云南按察司金事分巡海道兼管澜沧兵备后,又作《送顾益卿观察滇南》,可谓情深意切。万历八年底,顾养谦升迁浙江布政司右参议,沈明臣得知消息后,再赋《送顾益卿参议分守温处》以示祝贺。再后来,顾养谦总督蓟辽兼经略朝鲜军务,再出任协理京营戎政、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等要职,一直忙于边务,两人见面极少,但还是相互挂怀,书信往来不断,如在《丰对楼诗选》卷十五中就有《得王承父、陆无从、顾益卿书,因寄怀之》等诗。

陈大科,字思进,号如冈,是刑部左侍郎陈允之子,隆庆五年(1571)的进士。万历二年陈允去世,陈大科从绍兴府推官的任上回通州丁父忧。在同纂《通州志》之时,他与沈明臣结下深厚的友谊。陈家有紫薇园,为一代名园,沈明臣时常过往,记有《陈司寇宅观隆庆钱》《过陈司寇紫薇园》《饮通州陈司寇宅以车相迎酒散赋谢》等诗。至万历五年底,《通州志》修得差不多了,陈大科也暇顾复旧官,继续到绍兴任职,沈明臣作《送陈司理思进赴越州》为之践行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他回到浙东老家不久,陈大科与朝廷御使因公干巡行来到鄞县,特地到沈家来拜访,故人的突然到来,令沈明臣惊诧不已,喜作《绍兴陈使君思进同部使者行县至鄞邑特见过见赋谢》,记录下万历六年冬日里那极为温馨的一幕。第二年春天,沈明臣来到绍兴,在陈大科的衙署里,看到满院的桃花,挥笔写下“君本神仙吏,桃花满署中。故飘尊酒绿,分点客衣红”的诗句。可以推想,此次绍兴之行,沈明臣会带时居绍兴目连巷金氏园

的徐渭一起去拜访陈大科,说不定此前徐渭出狱之事还曾麻烦过陈大科。七年前的隆庆六年(1572),在狱七年的徐渭被保释出狱,而此时的陈大科刚任职绍兴不久,正掌理刑狱。虽然徐渭的诗文中没有记载陈大科,但《徐文长集》卷七有一首《中秋雨集金氏园亭次陈思立》,这位陈思立很有可能就是陈大科的堂兄陈大壮。后来陈大科离开浙江,任京师,累官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,沈明臣与他联系不断,有《寄陈内言思进》等诗。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七十九岁的沈明臣在四明去世,时总督两广的陈大科为他校点刊行了《丰对楼诗选》四十三卷,录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。在序文中,他深情回忆了两人的交往,认为沈诗“洞心骇目,忘虑千百首,并臻其际”,并说“甬东诸骚墨卿递以文章名世,乃独推嘉则执牛耳”,评价相当高。

其实“甬东诸骚墨卿递以文章名世”者,还有一位成就在沈明臣之上的屠隆。沈明臣曾多次向这位小他二十五岁的老乡推介通州顾、陈二君。万历六年七月,屠隆在颖上知县的任上,接到沈明臣寄来的诗四首并《通州志》一部,读之振奋不能休。他在《与沈嘉则二首》的回信中,津津有味地谈及了他与顾养谦、陈大科交往的印象,说“此两君实品中奇萃”。屠隆与顾、陈的交往,正是出于沈明臣的介绍。后来,屠隆被刑部主事俞显卿以“淫纵”弹劾而削籍东归,而沈明臣“大义”切责,导致两人反目成仇,多年友情成了一团谁也解不开的死疙瘩,倒是他们各自与顾、陈之间的情谊却持续了一生。

屠隆当年在那封信中还说:“海陵之胜,何必狼山,志中林大夫诸诗文,想其人亦必疏朗清旷之士,非之夫,何以能客先生哉!”从中可窥沈明臣对通州印象极佳,大有逢人便说通州好之癖气。的确,除了顾养谦、陈大科外,他在通州交游极广,林云程自不用说,沈明臣多次提及此位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,先后有《万历丁丑春后四日为蜡日之先,从林大夫登卿之招,同黄孔昭登海陵郡楼得西字》《十六日雪后,同黄山人孔昭、白将军无咎饮海陵郡楼,奉和林使君登卿作》《从山中先还旅次呈林公》《上元夕雪呈林使君》《和林登卿失鸞鹤三首》《送通州太守林登卿入觐》《再送通侯入觐》《留

别林通州登卿》等诸多之作,还原了这个泉州人在通州的种种活动场景。对于通州其他的名人雅士,沈明臣在《丰对楼诗选》中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。卢子明的食翠馆、顾符卿的露香园、顾明卿的萼绿馆、葛士修的玄州室、陈大震的青阳馆、凌有孚的紫筠堂、凌佩卿的深云馆、凌介卿的环翠亭、潘云卿的芳润园,还有昆卢阁、望江楼、狼山、军山……都留下他的足迹与并肩而来的诗句。通州的任何风吹草动,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,什么凌伯周做了沂州别驾、凌伯宸做了涿州丞、凌飞阁任了沔阳丞,葛士修病了、潘云卿死了、凌别驾再婚了,虽然时间遮蔽去许多日常的细节,但纯真的友谊从他的诗文中依然可以读取。

沈明臣多次往返于通州,而通州也有不少故人常过江去看他。比如有一年,他住苏州重云寺,卢子明、汤慈明、吴潜孺冒风雨过访,恰好他外出饮酒,吴潜孺贻诗一首而去,沈明臣归而怅然,便写一首诗,奉简相邀。又一次,他背后生了巨疮,就在屠隆幸灾乐祸称之为“业报”时,通州的这帮老哥们来了。而让他最感动的,是一年在刘河口候风待渡,接到军山白无咎将军的信札,说通州一帮文士正忙着写寿文为他祝寿,这使沈明臣感慨万千:“自断犬马空余齿,敢借夔龙宠秀翁。大海晴澜当客席,异乡春色傍人红。”他觉得通州总是春天一样的春色。

更让人惊喜的是,在《五山耆旧集》中,我们看到了许多通州人对沈明臣的记载,如凌坦、陈大震的《送沈嘉则归四明》,凌飞阁的《送沈嘉则赴哭朱邦宪》,卢子明的《携具过凌上卿宅寻沈嘉则分得逢字》等。从葛士修的《望鹤园访沈素则》一诗中,得知沈明臣就住在望鹤园。“鸟啼江树净,山雾晚烟和。”景色很是幽深。虽然斯园远在郊外,但来访的人却络绎不绝,谁不想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沈山人谈一谈诗,说一说剑呢?

沈明臣一生名士做派,不管出门还是会客,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红衣,人称“绯衣公”。想当年,这一抹红色在江海大地飘忽游走,低吟浅唱。他的到来,让通州多了一份江南的雅致,给将来打开了一扇朝南的窗,为泛灰的历史着上了一层绚丽的颜色。

早年的石灰窑

□程太和

生产队蚕室买过石灰,家中建房也到石灰窑买过石灰,参加工作后为保险理赔的事到石灰窑查勘理赔过,故对石灰窑有一定了解。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,海安县只有海安、曲塘、李堡三个县属镇有石灰窑。七十年代中后期,沿口、大公、海南等乡陆续建起了石灰窑。八十年代后,角斜、壮志、新生、南屏、雅周等乡镇也分别建起了石灰窑厂。石灰窑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温将石灰石等原料进行煅烧反应,从而得到石灰。石灰窑炉体分为下部和上部两个部分,下部是预热区,上部是煅烧区。在石灰窑内,石灰石等原料经过加热后逐渐分解,其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

气体被放出。随着煅烧温度的升高,原料中的碳酸钙分解为氧化钙和二氧化碳。在石灰石的煅烧过程中,温度、石灰石粒度、煅烧时间和烧成度等因素会影响石灰的品质和产量。传统石灰窑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、废水和固体废弃物,对环境造成污染。但过去人们对此问题普遍不太重视。海安镇的石灰窑就建在海安人民东路的老通扬河边上,人们说,海安是弯弯路、拱拱桥,东街有座石灰窑。曲塘镇的石灰窑建在曲塘西街上。李堡镇的石灰窑建在李堡东街的李堡中学东南首丁堡河边上,因李堡中学师生对石灰窑的污染比较敏感,遭到师生们的一致反对,后来搬到了李堡镇西北首的北凌

河边上。小时候,笔者跟大人上如皋,走到如皋城北门外东首,就能看到如皋的石灰窑建在水绘园(公园)的东北首,石灰窑旁边不远处还有如皋造纸厂。两个厂把如泰河及造纸厂旁的护城河污染得一塌糊涂,河水整天都是黄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,一方面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,另一方面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,城镇周边的石灰窑厂得到有效治理,大多停产关闭。

过去,石灰窑的工人是非常辛苦的,生产均为手工操作,靠人抬肩扛将一筐筐石头从窑体底部抬到十米高的窑顶(七十年代末才有卷扬机运输),手工加料,人工出灰。工人们下班,全身都是灰尘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

韩德溥撰述诚信故事

□苏三

2002年,如皋籍院士韩德馨老人回乡省亲,我去拜见过他。他的传记面世,著者是其哲嗣韩震。书中有一段,引起我的兴趣:

二伯父韩德溥在三兄弟里承上启下,懂事顾家。他儿时在家安定小学读书,勤奋好学之外,一手好字,更深得师长的喜爱。只可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小学结业后就到邻县东台学徒,心酸地离开学校,早早走上了社会,之后再没有进学校学习的机会。但二伯父的好学上进却因之中断,他特意转往书局,工作之余,博览群书,以史见长,曾出版过几本书。

如皋韩氏三兄弟,老大韩德培是蜚声中外的法学家,老三韩德馨是名冠京华的地质学家,唯独老二韩德溥,我不甚了了。不过文中所述书局,可能是正中书局。我存有两册正中书局编印的《教与学》期刊,分别是第2卷第8期(1937年8月发行)、第3卷第2期(1937年8月发行)。两刊未设固定栏目“教育文化消息”,编者署名韩德溥。《教与学》时为官方期刊,不过从两期“教育文化消息”来看,韩德溥思想左倾。“教育文化消息”分为“国外部分”“国内部分”。国外部分尤为重视苏俄教育现状的推介。第2卷第8期所刊第一条信息正是《苏俄文化建设》,介绍苏俄文化战线取得巨大成绩:拥有学校106000所,学生17000000余名等。同期还刊出《台湾学校废止汉文科》,揭露日本在台湾废除汉语的罪行。第3卷第2期又辑入《苏联教育生活》赞誉苏联政府高薪兴教的政策,在老师平均收入增加两到三倍后,以列宁格勒的一位老师为例,彰显苏联教育生活欣欣向荣的一面。

除去编辑刊物,韩德溥还于正中书局编写过小书。一册是《孝的故事》,1941年4月初版。全书录入10个提倡孝道的故事。此外还有两册,我有购存。一册是《仁爱的故事》,1942年3月初版,1947年9月上海版,1950年12月台湾版。另一册是《信的故事》,1941年6月初版,1942年10月3版简纸本。我的存本失去版权页,不过是土纸本,可知是抗战时期印于重庆的书籍。所谓《信的故事》,不是有关书信,而是专谈诚信。全书录入11则诚信故事,包括《既出便要实行》《两个为国牺牲的信士》《饿着肚皮过了一夜》《言而有信》《不二价》《终生不再说谎》等等,语言通俗易懂,集趣味性、文学性、故事性于一体,很适合儿童读者的口味。

韩德溥撰述诚信故事,注重全面性。上述故事不乏帝王良相的诚信故事:像周成王捉迷藏失败后,遵守承诺,赏赐弟弟;张良守信,连续数日赶到桥边,获得老人赠书;司马光虚荣地谎称会剥胡桃,受到父亲教导后,一生诚实。书中还有讲述商人不讲价卖好货的故事,又有文人守信的佳话。其中《他是信士一定如期来的》,情节取自《后汉书·独行列传》,讲述东汉时期山阳范式与汝南张劭相约两年后相会的故事。这是一则很有影响的故事,曾经改写录入《搜神记》《喻世明言》,又改编成元杂剧《生死文交范鸡黍》,最后还被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改写为《菊花之约》。韩德溥的改写本,也许不及冯梦龙、芥川的那么有名,不过对于传播中国人诚信美德,也很有意义。

这位活跃于正中书局的韩德溥是韩德馨的哥哥吗?我又查阅《韩德培传》,由此确定他的身份。书中记述,韩德溥看见大哥、三弟都以习文为生,便决定弃商从文,前往南京,向大哥求助。韩德培通过熟人关系介绍韩德溥前往正中书局工作。韩德培急忙为弟弟补习英文,韩德溥通过考试,进入正中书局,成为一名练习生。日后的经历,经过不断自学,他不仅编辑《教与学》,而且编写书籍。正中书局有着较深的官方背景,掌控在CC系官员手中。韩德培的如师校友吴俊升与CC系关系密切。《韩德培传》中提及那位帮助韩氏兄弟的熟人会不会是吴俊升呢?笔者目前所见吴俊升史料未有涉足,只能等待日后考证了。

夏梦母亲为如中老师留影

□彭伟

著名影星夏梦的母亲葛璐茜,曾是海上名媛、“玫瑰小姐”,上海时有“葛璐茜路”。摄影大家林泽苍于《闺秀影集》中推介她说:肄业于清心女校,成绩优良,天真活泼,书楷秀丽,近在家中自修。清心女校是上海一所名校,又名清心女中,其史可以追溯到1861年外国人范约翰在沪创办的清心书院。正因清心女校,又爱摄影,葛璐茜才获知如皋中学,并且常与好友林泽苍创办的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上发表摄影作品。1929年第220期(1929年12月发行)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第115页上刊出一幅精美小影,旁有文字解读:“卢育宁女士,今夏毕业于清心女校,精英文钢琴,尤工书法,现任如皋中学教职员。葛兰茜女士。”

葛璐茜本名葛维宗,英文名为Lucy,兰茜、璐茜都是Lucy的音译中文名。卢育宁老师是葛璐茜的校友。通英文、弹钢琴、工书法,如皋中学所聘此位女老师很有才华。

可惜《印象如中》《江苏省如皋中学校史》两书中,未有卢老师的任何记述。这大概因为于如中工作时间较短。1930年10月发行的第706号《图画时报》刊出北洋摄影会荣誉会员余国琦(曾为康有为摄影)的摄影作品《复旦大学生卢育宁女士》。此时,卢育宁已辞去如中教职员,前往复旦求学。

卢育宁老师的玉照数次现身于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《图画时报》《玲珑画报》(林泽苍为创办人之一)。南浔籍摄影名师刘旭沧(刘承乾小弟)、摄影人岑衡庆也拍摄过她。数张照中,卢育宁老师有立有坐,有一张还摄于兆丰公园中,不过葛璐茜所摄最美。此照拍摄角度颇为考究,卢老师微微侧头,呈若有所思状,似心存忧郁。她发黑眼明,蛾眉细长,嘴唇翘,无论五官,还是神态,颇似女星阮玲玉。